

《中华侠义小说全集》

《雍正剑侠图》

（民国）常杰森 著

出 版 说 明

《雍正剑侠图》是著名评书艺人常杰淼创作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。

故事背景始自清代康熙末年。经高人指点、并日夜苦练武功十五个冬春的童林，不幸落难京城。一个偶然的机，童林被康熙皇帝的第四皇子胤禛雍亲王（即后来继任皇位的雍正皇帝）看中，作了雍亲王府巡夜值更的更夫。童林在值更中将夜闯雍亲王府的夜行人云南八卦山的和尚一掌击伤，从而结下怨仇。其同伙小粉蝶韩宝为了报一掌之仇，深夜潜入皇宫盗出康熙珍爱的宝物翡翠鸳鸯镯，并留下字条栽赃童林。此时童林已升任雍王府的教师爷。康熙降旨童林戴罪缉捕盗贼，追回国宝。崇尚武术的雍亲王为了结交武林豪杰，借机向康熙皇上请假，同童林一起离京外出查访。先在山东巢父林结识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，后随侯老侠一起南下杭州参加南七北六十三省群雄擂台会。童林受师命为兴一家武术，擂台会上献绝艺，被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。之后，童林同雍亲王率群雄寻迹追拿盗宝贼人。下湖南，去云南，乱石岛众雄败三鼠，铁善寺群侠战凶僧，八卦山巧破太极阵，最后终于在玲珑岛将盗国宝凶犯擒获，解押京城。此时，逃到四川小蓬莱的康熙皇帝的二哥、英王富保臣，欲借京城三月三亮镖会夺取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，图谋叛逆。童林及众侠群雄又齐聚京城，掀起了一场动魄惊心的全面大争斗……故事离奇曲折，跌宕起伏，悬念连绵；各路英雄武艺绝伦，刀光剑影，惊险异常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本书铺叙故事的同时，穿插介绍各武术门派的源流和师祖历史，并

在打斗过程中，将各门派武术的特点，一招一式细致描述，使人有如身临其境，历历在目，精彩纷呈。

《雍正剑侠图》全集有数百万字。此次整理出版前七十五回，以飨读者。

第 13 回

释三寇火烧清云寨

贺美号簪花灵隐寺

上回书说到夜操清云寨，徐源、邵甫被困大厅前，猛英雄叱海金牛听见锣声响亮，亮出降魔杵，闯进山寨。把守这头道寨门的是两个头目，水上漂刘成、一文钱不沉底儿刘顺，他们俩从狮子寨到了清云寨，把太湖的事情全报告给罗焰光，因此派他们俩把守头道寨门。由于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大寨出赏酒宴，他们都在山寨间饮酒。听锣声一响，五十多人各持刀枪，把猛英雄围在中间。猛英雄大喝一声，犹如虎荡羊群，大杵一摆，扑扑，横躺竖卧，就死了七八个。兵丁往上围，连砸带扎，又是七八个。刘成、刘顺一商量，刘顺拿着刀顺着寨门转到傻于恒的身后去了。刘成高声喊叫：“别打啦！”喽兵往两旁一闪，傻于恒一抡杵：“好小子，敢欺负老牛。”刘成蹦到切近，用力一指：“猛汉，你从哪来呀？”“我从那边来呀。”“你怎么来的？”“走着来的。”刘成一听真生气：“废话！”傻于恒也说：“废话。”其实，刘成是引于恒的注意力，只见刘顺蔫蔫地往于恒身后边凑。越凑越近，欲来个金风未动蝉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，刷——捧刀照定于恒后背就扎，就听傻于恒猛然一声喝喊，一转身，用大杵照着刘顺的脑袋抡圆了就是一杵。啪嚓！脑浆崩裂。哗地一下兵丁就乱了。“这傻东西有后眼，

刘头目叫他给砸死啦！”于恒打仗并不傻，他心里琢磨：这小子为什么净说话不动手哇？又见刘成的眼睛总往自己身后看，便想：哟，莫非后边有人要宰我呀？左眼睛微微往后一瞧：嘿！好小子真来啦！所以才把刘顺砸死。刘成一看，这才明白，在太湖钟山狮子寨碰见的就是这个傻小子。“好猛汉，杀我胞弟，哪里走！”举刀就砍。于恒也顾不得念叨啦，“嘿！”大杵一撩，刘成的刀就飞啦，他抹头就跑。猛英雄往前赶步，“唤虎出洞”，大杵对准刘成后心就扎，“扑哧”一下，刘成丧命。喽兵一见撒腿就跑：“好厉害，山精大野兽！”傻小子在后头也喊：“别跑啦！”一直奔二寨门追去。于恒手持降魔杵追打着，喊道：“好小子，竟敢欺负我们家的孩子，三儿、四儿，别害怕，老牛来啦。”撞到人群之间，不亚如钢铸金刚，铁打罗汉。徐源、邵甫一看牛儿小子来啦，精神倍长。三寨主分水忽律彭冲彭伯言一亮分水狼牙镗，飞身过来，用镗一指：“猛汉大胆！”一举双镗，盖顶就劈。傻于恒一抱降魔杵：“再来点，再来点。”“唰”！镗就到啦。于恒猛地往上一撩：“再来点儿吧。”“当”，把双镗打飞了。彭伯言抹头一跑。傻于恒回手横杵一抡，正打在后背之上，“噤”一声，硬把彭伯言给砸了个跟头，他“鲤鱼打挺”，“噤”地一下腾身而起，吓得脸色蜡白：“好厉害！”有兵丁把狼牙镗捡回，交给彭伯言。何豹手持托天叉，“哗楞楞”，带着不少人围上于恒，又是一场鏖战。

这时候，前后就有两个更次，四鼓都过了，大厅前锣声响得更紧啦，喊杀的声音更高了。罗烈一看，来的这几个人当中最凶的就是牛儿小子，大杵抡开，逢着死，撞着亡，如在无人之境。他把彭伯言叫过来低声嘱咐：“贤弟，你赶紧如此这般地去做，只要这个傻大个儿一死，谅那两个小辈就好对付了。”彭伯言点头：“兄长说得对，我也是当事者迷。”说着他把狼

牙镗一摆，闯进重围，高声喊叫：“猛汉，敢随你家寨主爷，到宽敞地方一战吗？”傻于恒杀红眼啦：“龟儿子混蛋呐，上哪里都行啊！”“好，随我来。”兵丁一闪，彭伯言在前，傻于恒在后就往东啦。徐源、邵甫现在累坏了，可还是奋勇作战，看见傻小子被人调开，就知道要坏。立即喊嚷：“傻爷们儿，别上当啊！就在这里打吧。”猛英雄连头都不回，就追下去了。彭冲明白，叫他追上，自己就活不了！他顺着东配房的北山墙，穿过一个月亮门儿，原来东院是个大花园儿，真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草，桃红李白芬芳，绿柳青竹摇曳，浓香吐蕊，争奇斗艳。真的，罗烈要不把盗国宝的钦犯窝藏山中，何至于山破势败？彭伯言跑到一片假山石的旁边，垫步拧腰，“噌”地一下蹿出一丈五去。可傻小子不会蹿，往前一迈步，坏了，这里有个陷坑！一丈见方，上边用竹竿架住，和平地一样，当中一个井口，这口儿上有根铁棍，用木板架在上面，也伪装好了，如果蹬上，这木板在铁棍轴上一滚，把人漏下去，然后恢复原状。傻小子哪里懂得？咕嚓！——他就漏进陷坑里了。彭伯言过来，这井口两边有个铁插管，他把这插管一插，于恒想出来势比登天。彭伯言转身走啦。这个陷坑有一丈五六尺深，里边垫着干石灰细面儿。傻于恒掉下来先扔杵，然后一抱脑袋。咚——砸下去的干石灰面儿就起来啦，滚了他一身，又把眼睛给呛啦。等了一会儿，石灰面儿落下来。他一流眼泪，慢慢地将雌雄眼睁开了。虽说眼睛辣辣的，但到底能看啦，站起来将杵拿起，脸冲上喊：“好小子，我中了你的奸计！有本事让我出去，咱明着干！”傻小子喊一通又一通，就是没人来。于恒发怒了，把大杵一抡，在里边一通砸，“扑通扑通”，木板掉下来，上边儿有人说话：“猛汉。”“我叫牛儿小子。”“噉，牛儿小子。”“干什么？”“你愿意出来吗？”“愿意，这里边很难

受的。”“那好，我给你拿个梯子来，你顺着梯子不就爬上来了嘛。”上边说着，顺下一个梯子来。猛英雄脱了大难。

你猜搭救于恒的是何人？原来是位老侠，七十多岁，家住云南孤儿山下黑熊镇，在镇东口开了一个客店，叫黔南客栈，他姓王单字名凤，江湖人称天灵侠。老侠一生不娶，贪练武功。有个弟弟，夫妻相继去世，留下一个女儿名唤素兰，被老侠收养在家，从五岁上就跟老侠学习文武两课。今年十九岁，长得又俊，功夫又好，也能操持店务。罗烈他们去铁善寺，有时候就住在店中，和王凤不错。老侠这次到杭州游玩，才想来扬州清云寨，本打算看看就走，罗烈执意挽留，盛情难却，这才提出来：“你一定叫我多住几天也可以，给我找个最幽雅最僻静的地方，派一个人侍奉我，你们哥儿几个也不用总在身边陪同，我独自游玩。要能这样，我就多住几天。”罗烈答应了，并且在东花园竹林深处的翠云阁款待王凤。今天的事，老侠早有耳闻，自从韩宝、吴志广一来，老侠暗中偷听窃看，已经知道事情的原委。大厅前锣声一响，老侠来到北房上，按屋脊往下看，彭伯言把于恒引到陷坑以后，老侠才来到这陷坑旁边拔下铁插管几，摘下翻板，拿来梯子，猛英雄于恒这才上来。

傻于恒抬头看天，东方发亮，“噔噔噔”直奔前厅。徐源、邵甫本来动手就担着心呐，一看于恒来了，爷儿仨往外冲，何豹传令兵丁往上围。何豹过来问罗烈：“大哥，这小子势如猛虎，应当怎么办？”罗烈也问彭冲：“他怎么出来啦？”彭伯言也莫名其妙。三个人商议，事已至此，调弓箭手把这不明来历之人全都射死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竹城的头目跑进来，气喘吁吁，单腿打跪：“后稟大寨主，现有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，还有他的朋友童林童海川前来拜山，他们在竹城外恭候。”罗烈一听，勃然大

怒。命令头目们率领兵丁把他们爷仨围住，然后对何豹、彭冲说：“二弟、三弟随我到外面会一会侯振远、童海川。”何豹、彭冲答应，带领四个小寨主还有四十名兵卒直奔大寨门。来到船坞，登上大战船，水手解缆绳，撤跳板，船篙一点，“唰拉拉”冲风破浪，来到竹城里，然后吩咐把千斤闸绞起来，船到山外。水面上一只小船，一共有三个人，船头站着侯振远，左手按着剑把，右手捋着银髯。旁边站定童海川，怀抱子母鸡爪鸳鸯钺，威风凛凛，船尾站着蛮子孔秀，另有三个水手。

原来侯老侠跟童海川等到陶大爷走了之后，一切事情托付给王爷跟北侠秋田，当晚又嘱咐黄灿一定听师伯秋老侠的安排。次日清晨告辞，弟兄俩奔清云寨走下来。到了望潭庄，天已快亮，孔秀正从里边跑出来：“哎呀，师大爷，师父来啦。”侯二爷他们也出来了，彼此见礼，请到跨院。侯二爷把事情一说，最后道：“陶二爷带着良儿跟九龄直到现在没回来，傻兄弟还有徐源、邵甫又不知去向，我和陶大爷正着急，准备派人去寻找。”老侠侯振远一摆手：“他们一定去了清云寨，陶老英雄请店里给雇只船，我带海川立刻进山。”二爷侯杰立即找来闷棍手刘三，雇好船只，爷儿三个登船，从水路直奔竹城。到了切近，上面有人喊：“干什么的？慢往前进，我们可要开弓放箭啦。”侯老侠抱拳回答：“兵卒听真，我乃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，带着朋友童林前来拜见罗寨主，烦劳通禀。”“候着！”兵丁下城上船，到寨门下了船，才来报告。到现在罗烈的大船冲出来，海川知道，爷儿三个都是旱鸭子，不会水呀，幸好大船离小船一丈多远儿就停住了。罗烈在船头躬身行礼：“对面小舟上敢是老侠客吗？”侯老侠也作揖还礼：“面前就是罗大寨主吧，在下正是侯廷。”“啊，久仰阁下的盛名，罗某幼年就知道您是我们武林中的前辈，道高德重。怎么今天身带利刃，

来至草寨，不知何故？”侯振远微然一笑：“罗寨主，老朽年逾八旬，隐居山东，闭门课徒，耕耘垄亩，乐老家桑。本期埋没于山林，老死于户牖，落个与人无悔，与世无争，也算含笑地下啦。不想好友童林相邀于我，协助捉拿钦犯。今已访知韩、吴二寇躲避在贵宝寨，昨遣小徒来山中暗视，一夜未归，特此前来询问。”罗烈听了一阵狂笑：“哈哈，哼！想我清云寨坚似金城汤池，固如铁壁铜墙，不管他项长三头，肩生六臂，如敢犯我山界，也叫他有去无回！老侠客明白吗？”海川一听勃然变色，侯老侠冲着他一摇头，然后面对罗烈一笑：“好哇，大丈夫敢做敢当，果真钦犯落到贵山，老夫办的是案子，不用说死几个徒弟，只要侯某三寸气在，也要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大寨主既然襟怀磊落，那么韩宝、吴志广一定在贵山住脚啦？”罗烈点头：“侯老侠，他二人现在敝山不假，弟兄占据此地，种地不纳粮，打鱼不纳税，专劫过往商贾，已是非法，何敢再容钦犯？实因你身旁的童林，他兴一家武术，与我们铁善寺无关，大不该扬言灭我们的山门，前在太湖杀我师弟袁德亮、韩大寿，要想捉拿钦犯，童林必须受死！”老侠侯振远蚕眉倒立，虎目含嗔，左手按剑把，右手一撩长衫，脚尖微点船板，“哧——”飞上了大船，用手点指：“罗烈，老夫以你为绿林英雄，敌视国法如无物！难道侯某惧怕铁善寺？不交钦犯，与案犯同罪，你还敢拒捕吗？”三家寨主身后有四个小寨主，两头蛇高成、无肠公子高宝、金枪虾叶德成、银枪虾叶德方，各操兵刃。现在一看翻脸啦，高成一压刀：“三位寨主，某家不才，愿斩侯廷之头来献。”“多加小心。”“是。”高成一个箭步蹿过来：“老匹夫侯廷，敢到我清云寨撒野，分明自寻死路！两头蛇高成要你的老命！”老侠把脸一沉：“无知鼠辈，你敢辱骂老夫？进招受死！”高成左手一晃面门，刀走迎风劈柳，”唰

——”就到啦。

侯振远多大的份儿！老侠身法展动，上左一滑步，剑“走青龙戏水”，手腕子一反，正是高成的脖子，“唰——”从脖子上就过去啦，右脚尖儿一点他的小腹，“嘭——”高成的死尸出去一条儿，人头“咕噜噜”滚出去老远。无肠公子高宝一看兄长死啦，红了眼睛，一颤红缨枪，“唰”！枪走一条线，奔老侠后心就扎。老人家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左脚当轴儿，右步一滑，来了个大转弯，剑走“青龙出水”，正是高宝的小腹，“扑哧”一声，龙渊剑扎进有半尺。大船上一阵大乱。叶德成、叶德方每人一颤蜡杆枪，前后夹击，叶德成在前边分心就扎，叶德方在后面照老侠后心也是一枪扎来。侯振远听风辨物，知道后面枪也到啦，上左步一蹭，闪开二人的枪尖儿，右手龙渊剑“海底捞月”，“呛”一声，两个人的枪头儿都掉下来。老侠一个“长河斩蛟”，正是叶德方的胸前，宝剑扎死叶德方，就势拔剑，脚尖儿一点船板，腾空而起，顺势一落，宝剑正劈叶德成的头顶，“啪嚓”一声，当时身死。

罗烈吩咐把尸体搬开，一抖镔铁虎尾三节棍嘎楞楞：“姓侯的倚老卖老，欺我太甚！”纵身过来。童海川来到侯老侠近前：“兄长，您先稍微歇息一下，待小弟会战罗烈。”老侠宝剑还鞘：“有劳贤弟。”海川分双钺，高声喝喊：“罗烈，认识俺童林吗？”“啊！”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罗烈双手攢在当中，双摇风火轮，“哗楞楞”，三节棍的两头，奔海川左右太阳穴就打。童林往下一矮身，左手钺扬起来，右手城的尖子“叶底藏花”，照罗烈右肋下就扎。不等罗烈还招，左手钺又奔罗烈右腿铲来。罗烈一看不好，想躲已经来不及。侯老侠怕海川年轻气盛，使罗烈不死也废，连忙招呼：“海川，不要过为己甚吧！”海川知道哥哥怕自己多树强敌，这样他招住招数，用

左脚一勾罗烈的右腿腕儿，只见罗烈撒手扔棍，栽倒在船上。孔秀很机灵，趁势过去，抹肩头，拢二臂，膝盖顶腰眼儿，四马倒攒蹄捆上啦。“哎呀，我说罗烈呀，你先在这杌里躺一会儿吧。”彭伯言一分狼牙镗，飞身过来，“泰山压顶”，举镗就砸。海川滑左步，左手立钺一支，右手钺平着一掳，“嘭”地一声，把彭伯言的绢帕挑下来，就势跟身进来，一腿在跨股上脚就到啦！“啪嚓”一下，彭伯言仰面朝天，摔了个四仰八叉。孔秀又给捆上，连军刃也拿过来。何豹气得“哇呀呀”怪叫如雷，把五股烈焰托天叉一摆：“小儿童林欺我清云寨太甚，看兵刃！”大叉奔胸前便戳。海川不慌不忙闪身一躲，右手钺一立，用鸡爪一钩托天叉的翅子，把何豹的大叉拿住，左手钺往前一推，“麒麟吐舌”，“唰”地一下就到了何豹的胸前，明晃晃两个大钺尖子跟牛犄角一样，何豹一闭眼，心想完啦！海川一个“鸡登步”，照胸口一脚，何豹应声而倒，孔秀也给捆上。

这时孔秀跑过来：“师大爷，这些贼头目，成天打家劫舍，今天又和我们为仇作对，依小侄来看，除恶人即是善念，把他们穿了就完了！”老侠连连摆手：“孔秀，不可如此，罗寨主乃铁善寺门人弟子，绿林英雄，岂能伤害？马上把咱们那只小船喊过来。”孔秀一招手，小船过来，用钩竿子勾住大船。老侠客亲自把三个人解开，罗烈他们臊得面红耳赤，低头不语。老人家微笑道：“三位寨主，老夫成全你们，赶紧离开这里，不然你们要打窝藏钦犯的官司，快上小船去吧。”罗烈也知道完啦，他想这个童林衣不惊人，貌不压众，我弟兄的本领很不錯呀，可没有一个在人家面前进两招的，全是一招即败！看来差得太远。他想到这里，一抱拳：“谢谢老侠客不杀之情，容图后报。”说完，第一个跳下小船，彭冲、何豹也相继跳下。

刚要走，孔秀把他三个的兵刃给抱过来：“等一等，我也有几句话教育你们。”罗烈一抱拳道：“有话请讲当面。”“罗烈你为什么这样客气？”罗烈脸一红：“败军之将，不敢言勇。”其实十个孔秀也打不过他们三人之中的一个呀！孔秀点点头：“你们还有一些人情的，你们好好地听着，方才我们老爷子海量宽宏，贵手高抬，只当买鸟放生，释放了你们，我老师看出你们都是硬汉子，输手不输口的，这吃饭的家伙掉了没关系，不能说一句服软儿的话，叫什么士可杀不可辱，才说出容图后报的话来，为的是遮一遮羞脸儿，挺直了脖子充好汉，鼓着腮帮子装胖子！其实你们心里也是很感激他老人家的活命之恩的，如果你们没有良心，日后还要来找麻烦，老侠客爷也决不惧你等鼠辈，要知侯、童两位师父都是前辈，原不与你们铁善寺为仇作对的，因为无仇无恨，真的有仇，岂能宽宥你等？放你们逃走就是明证。如果你们知恩不报，反欲成仇，终不过充当一个以怨报德的绿林败类罢了。我老师怕你们将来再送死的时候没有兵刃，现在给你们送来，免得着急嘛。”说到这里，把兵刃都给扔到小船上，斥道：“混账东西，你们死了老子都不会想你们的，简直不像话，菠菜韭菜烂芹菜，残头萝卜缨子，都滚吧，免得我教师看着你们生气！”小船荡悠悠地走远了。

侯老侠也不好意思地笑出来，其实老人家心里很高兴。这个孩子说出了我不能往外说的话，从而教训了罗烈，因为罗烈他们回铁善寺一定要在方丈面前搬弄是非，好与我和海川记仇。孔秀这番教训，给我和海川减轻了不少负担，因为太湖要鏢就传来要灭铁善寺的山门嘛。这回清云寨杀了几个坏人，免得师父担这灭山门的罪名，这三个人回到铁善寺，方丈济慈、济源他们就有个想法，童林要来我山门，怎么会把你们放回来呀？再说，问起这件事是镇东侠杀的，童海川并没杀他们。这是老

侠侯振远把海川身上的担子往自己身上揽，这是为朋友的苦心，孔秀早就看出来，可海川并没有看出来。孔秀真是绝顶聪明，不然像孔秀这人，真本领一点没有，又是黑道上的人，何能与上三门侠义为伍？孔秀对罗烈的这番话，正是希望他们改恶向善，所谓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。

老侠吩咐几名兵丁催船进山，等进了竹城，往北看，顿使老侠一惊，青云寨大火冲天而起，黑烟滚滚。
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，原来内寨的马氏夫人是金银乱石岛大寨主马云龙的妹妹，为人十分贤惠。自从韩宝他们一来，马夫人劝罗烈几次，叫他把二小送出山去，又为这个还教训了自己的儿子罗声远。但无奈说得舌敝唇焦，这父子俩置若罔闻！今晚外面响锣，马氏夫人立即派人前去看个究竟，直到现在，很多男女下人惊慌失措，马氏知道青云寨保不住啦，眼泪直流，把下人都叫到上房，多年的体己全部拿出来，给大家一分，然后传话把柴草木料往前后一堵，自己一把火，把后寨点着，也把自己烧死了。这时整个青云寨乱成一团，韩宝拉住罗威四个人跑到后山，罗威急得跺脚捶胸。乔玄龄念佛道：“无量佛，三位贤弟，青云寨即将不保，我们赶忙逃走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贤弟，我们有家难投，有国难奔，你说上哪吧？”罗威想了一想道：“三位兄长，事到如今，我们是风雨同舟了。只可奔湖南流江金银乱石岛投奔我舅舅去，再图报仇之策。”罗威暗中找到一只小船，四个人逃走了。

罗烈他们逃走，侯敬山、陶大爷带着店中一些伙计，雇上一只大船，冲风破浪，也赶到清云寨。大家合在一起，直奔寨门。就看里边兵丁小头目四散奔逃，傻小子于恒打得这些人鸡飞狗跳墙。海川喊住牛儿小子，马上派人救火。等大家下了船，陶二爷、徐源、邵甫、司马良、夏九龄才和大家见面，把昨晚

之事，详细说明，韩宝等已然逃去。众人来到寨中，火已经灭啦，马氏早已烧死。不少的死尸，不仅船上有，地上也有，老侠看完道：“海川，你带着龙批大票，随着陶二爷到趟江都县报案，派官员前来收拾，办理善后。我们大家先回望潭庄，这里只派几个人看守。陶少华来时的伙计船只，还有花钱雇的船只，都带回店中。”

大家洗脸休息。闷棍手刘三给于恒洗衣服，烤干换上。中午海川、陶少华才回来，江都县抄封青云寨，招百姓进山居住。

事情办理停妥，恭请陶二爷一同回杭州，陶少华慨然应允。众位老少英雄，不管是旧友还是新交，大家一起赶奔杭州。朝登紫陌，暮宿江尘，非一日来到镖局，与南北侠、王爷等大家相会，把清云寨的事情说明。秋老侠劝慰一番，然后把这次簪花贺号的事情也跟大家说清了。“现在一切准备就绪，连海川在内一共二十四人，已经做了二十四朵花，今天银楼就给送到。只要花儿来了，咱们择的是后天六月十五日，就去灵隐寺献艺簪花。灵隐寺的方丈已经知道王爷进山拈香，佛堂庭院以及王爷休息的静室，全都准备齐啦。王爷和众位贤弟们看看还有什么纰缪遗漏之处，赶快提出来，也好补办。”侯振远听完站起来，一躬到地道：“我先谢谢哥哥和众位仁兄贤弟，替我操心受累。老哥哥想得太周到啦，王爷还有什么吩咐吗？”雍亲王摆手道：“本爵是外行，不过到正日子前一天，我们都要沐浴虔诚才是。再有，大家都穿整齐一些，所有两号去的伙计，每人都给几个喜钱，也算皆大欢喜。还要让潘龙、黄灿多准备些银两，到时候大家还要布施一些钱吧。”“对，我看就这样吧。”说着酒饭摆好，大家陪王爷吃完饭，然后闲谈。

这时潘龙进来，提着一个匣子，到北侠面前道：“师父，银楼把守正戒淫花给送到啦。”秋老侠接过包袱：“王爷、海

川大家看看吧。”这是个长四方的织锦匣，十分讲究，打开之后，里面有二十四个鸡蛋圆的小银盒，北侠拿出一个来，就好像怀表的簧一样，用手一按，崩簧一动盖儿开了。北侠秋田道：“爷请看一看，”说着递过去。海川也没看见过。这里边放着一个银制的莲花，这花是十二个瓣一朵儿，好像两朵挤在一起，成了鸭蛋圆，光彩鲜艳，花蕊做得十分精致，还有两根长蕊。秋老侠拿出来微然一动，这两根细长蕊就动起来没完，颤颤巍巍，非常好看。北侠把花蒂翻过来，原来是两个根部，两朵花连在一起，这根部花把儿很短，当人们把缠头绢帕缠好之后，就把这朵花插在鬓边。长花须正好下垂到眼角边。王爷很惊叹：“秋老侠，真是巧夺天工啊，做得太好啦！”老侠点头道：“过去武林松棚会，值年会首都专门请工师傅打造此物。”南侠司马空、飞行侠苗泽、铁扇仙张子美以及各镖师，还有上三门的弟子，只要带过花的，对于这些事都明白，可王爷、海川这些人不懂啊，王爷当然要问个究竟：“老侠客，会首头目人预备这个干什么？”“爷驾有所不知，凡是师父教的弟子，还有镖局的镖师，总之一句话，凡是属于夜行人，三炷香两支蜡，红毡子铺地，有师父有徒弟的正门正户，都要献艺领花贺号。”王爷点了点头，可还不太明白，问：“老侠博学多识，本爵钦佩，可领这花有什么用呢？”秋老侠说道：“爷驾不知道，门户之中有五戒，然所表祖德，残害身体为武林不齿的就是淫。因为学会蹿纵之术，夜入深宅大院，见红楼幼女，深闺少妇长得好，所谓见美色起淫心妄动邪念，当他要越礼胡为的时候，这花须有两根长的，在刹那之间发颤，它一颤就扫自己的眼角。眼是心之苗，当时就能想到，人之姐妹，己之姐妹，就能守正去邪，也就是防止好人起坏心的一道栏杆。”“啊！”王爷恍然大悟：“老侠的话，本爵顿开茅塞，原来绿林中的规矩也是劝

人学好哇？”王爷看着花发怔，又道：“老侠客，这花为什么非要用两朵莲花铸在一起？”老侠一笑：“贝勒爷问得真详细，您问的这些事，在场的老人们都知道。好吧，我就说出来禀明王爷。”海川亲自倒上一碗茶来：“哥哥润润嗓子，说给我们听听。”北侠也不客气，一饮而尽，然后叙道：“爷管它叫莲花，并没错，实际上叫并蒂莲。相传在战国时候，宋国国王名叫偃，他是一个极端暴虐的昏君。有一天他坐着车，去封父之墟游玩，走到一片桑林之外，发现一位采桑女子俊美无比，思欲霸占，就在不远处修建一座高台，取名青灵台。宋王偃经常到青灵台上偷看美女采桑，遣人去问，才知这女子本系舍人韩冯之妻息氏。宋王偃派使者晓谕韩冯，叫他把息氏献给宋王。韩冯一听心里十分恼怒，可迫于王命，才与妻子息氏说明此事，问其愿否？息氏作诗以对，诗曰：南山有鸟，北山张网，鸟自高飞，网当奈何？宋王偃闻听勃然大怒，立刻派甲士把息氏抓到青灵台上。他告诉息氏：‘予，宋王也，能富人，也能杀人。若相从当封为后，不从死之。’息氏听了又以诗相对，诗曰：鸟有雌雄，不逐凤凰，妾本妇人，不乐宋王。他这诗的意思是：不管是雌鸟雄鸟，也不能总追着凤凰后边飞，仰他人的鼻息，别看我是个妇人，并不喜欢你至贵至尊的国王。宋王派人把韩冯抓来杀了。晓谕息氏，你要不听从我的命令，也一样杀了你。息氏十分从容道：‘好吧，等我沐浴完了，一定侍奉大王。’宋王传旨：‘准其沐浴。’息氏走进沐浴室，就从青灵台上跳下去自杀了。从息氏身上搜出一张纸条来，上面有字，请把韩冯和自己并葬，就感恩不尽了。宋王偃岂能答应？不但不给合葬，而且在一条青溪小河的两岸，把他夫妻分隔埋掉。过了不久，从他二人的坟墓上生长出两棵树来，枝叶茂盛，隔着河水枝干对长，直到扭在一起，越长越粗，不可分开。当地的百姓就给

起名儿叫相思树。树上有鸟比翼双飞，溪内有鸳鸯戏水。在水中还生有很多的莲叶，长出花来都是两朵绞在一起，而且两根相并，人们给起名叫并蒂莲花。这莲花比为君子，出污泥而不染。我们武林的先辈用这花来比喻自己洁身自爱，不要误入歧途，遗门户之羞成终身之恨，才叫它守正戒淫花。”王爷听得津津有味。当北侠讲这事的时候，侯振远派黄灿把所有弟子都叫来听一听。现在讲完了，大家无不赞成。海川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呐。把守正花收起，黄灿、潘龙把所有的事情都安置停妥，到了六月十四的晚上，王爷斋戒一番。

次日清晨，外面备好了马，恭请王爷上坐骑。老少群雄不下百多位，大家上马，浩浩荡荡顺着西湖的岸边小路，人马杂沓，走过岳王庙，直奔北高峰下。当初的擂台早已拆除，众人来到灵隐寺这座驰名全国的古刹，真是宏伟壮观，金碧辉煌。迎着宏阔高大的山门，有个大影壁，高有六丈，宽有十丈，三座朱红的山门全开着。王爷众人全都下马，早有伙计把马全部拉走，刷饮喂遛。正在这时候，庙里披编打乐器，出来有百名僧众。为首的是本庙老方丈法元长老，今年已经八十多岁，他身穿黄云缎子的僧袍，五领四带三不齐，古铜色的护领黄中衣，厚底黄僧鞋，白绫的高桶袜子。圆脸型，面色红润，两道蚕眉，寿毫老长，慧目放光，鼻直口阔，一部银髯飘洒胸前。光头顶，九块香疤，分三溜儿，手持引磬，脖子接着一百零八颗罗汉珠儿。后边的监寺、斋堂以及三代僧众，尾随于后。来到王爷的面前，老方丈跪倒叩首：“南无阿弥陀佛，爷驾莅临敝寺，恕过小僧等未能及时相迎。请爷驾宽恕。”王爷伸手相搀：“高僧，此次本爵微服来到江南，也要避人们的耳目，还是不外传的好。请问我们休息的地方有吗？”“已经给爷准备好静室，等爷净手以后可到大雄宝殿拈香。”王爷点头：“大和尚，我